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警寤鐘 第九回 一碗飯千磨百折

求生兒，望兒長，生長何曾見孝親。及早看破，枉作馬牛身。那曉兒痛癢，母擔心，推乾就濕備勞辛。才離懷抱，便成忤逆人。右調《戴霜行》

人在世上穿衣吃飯，讀書做生意，這個身子俱是父母把我的，所以天地惟父母惟尊。故為人的，憑他什麼大小事可以緩的，惟有這個「孝」字，是緩不得。何也？人生年紀不過六七十而已，惟父母的年歲，日短一日。他為我十月懷胎，三年乳哺，推乾就濕，擔饑受寒，耗費了多少精血，吃盡了多少辛苦，一心只望兒子長大，再不想自己日子。及守得兒子長大時，自己年紀已過去一半，可見父母之苦惱，為子的該時時傷心憐念，刻刻著意體貼他。若兒子再不把個快活日子與他，真就是第一個喪良心，極沒天理了。故此神天也不容他。目今有件異事，真是人人切齒，個個懷怒，在下恨不得食其肉，而寢其皮。這事止可以耳聞，不可以目見，叫在下做的，嚇得連筆也不敢下，而且也不忍下，安實駭然得緊，若不是有人親見，真正說來叫人也不信。且待慢慢寫出來，大家痛罵他幾句，替在下出了一口悶氣。

話說揚州府泰興縣城外，有個腳頭，姓杭名童，年紀三十五歲，頗有膂力，生性凶狠，不孝不義，暴戾異常。父親早喪，母親屠氏，年紀六旬孀居，一味茹齋念佛。妻柳氏已亡，遺下一女，年方一周兩歲，取名叫做遺姑。杭童愛之如寶，每日只是屠氏抱在手裡，若有啼哭，則杭童竟就將母親亂嚷亂叫，故此轉是這老人家的一點難星。這杭童每日靠著兩個肩頭，在外挑擔營生，但有一件毛病，若掙的一錢銀子，倒要吃去九分半銀子酒，只好將半分銀子買了五個燒餅，帶與母親做一日的茶飯。可憐他母親還要分兩個與這孫女兒充饑，自己只吃得三個，就過了一天。還虧天慈念這老人家，轉保他兒子生意日興一日。這杭童良心發現，也漸漸買柴糶米，可為破格相看。只是又添了這老人家一點難星，侵早起來，就要煮飯，服事兒子吃了出門。手中抱著遺姑，又要上來看鍋，又要底下燒火，抱上抱下，好不費力。欲要放他略略坐，又是恐怕啼哭，惹兒子焦躁，就要淘氣，故此寧可受些饑餓，不受這樣苦楚。杭童卻直睡到日出，母親有得沒得，盡著自己一頓肥攘，抹抹嘴，拿著擔繩就走。或過半日，或過一會，不管遲早回來，就要吃飯。若是飯尚未煮，就拍掉打凳，碗盞碟子打得雪片相似，好不好連母親這皺皮老骨頭上，也還奉承他兩拳。屠氏畏之如虎，遂老早將飯煮好等他，他偏又不回，及回時飯又冷了，杭童又嚷道：「一日爬起來，只是吃飯過日子，老早把飯煮在鍋裡，安心把冷的我吃。」直一吃他罵個不亦樂乎。他若有時在那裡吃了酒，或吃過飯，回家見家中煮飯等他，又道：「不做人家，省一頓也罷了，難道限定一頓不可少！就是要煮，也不必煮這許多。」遂又鬧到半死才住。真正叫人家早不是，遲不是，煮不是，不煮又不是，弄得刻刻擔著小心，只等兒子回來，好好吃了去，方才放心。再一會，又要愁那第二頓，豈不是活活受罪。

一日，杭童有個朋友，人生日，要去拜壽，沒有分資，向母親要五分銀子。屠氏道：「可憐，可憐！我的銀子那裡來？整整有好幾年，沒有見他的面了。」杭童急得沒法。屠氏見兒子急了，便道：「你急也沒用，且把襯褂子拿去當來，救你眼下的急罷。」遂一頭說，一頭就將身上穿的襯衣，熱撲撲的脫下，遞與兒子，杭童笑逐顏生，接了手中，欣然出門而去。這屠氏在家念了一會佛，正要拿米做飯，忽轉一念道：「今日兒子去替人家做壽，自然要留酒飯，他的飯可以不煮，莫要煮多了，惹他心中不快活。」遂省下幾合米，只做幾碗粥，把乾的撈與遺姑吃，自己卻吃了兩碗稀湯，度過一日。到晚，只見杭童飲得爛醉如泥，跌跌撞撞的回來，進門就要飯吃。屠氏道：「你醉這樣還要飯吃，好好睡罷。我早間就料你有酒吃，不曾煮你的飯。」杭童橫睜一雙眼睛道：「人家不過請我吃酒，難道反包你飯！你怎不煮我的，我不管，只有得飯，與你吃便罷。」屠氏陪笑道：「好兒子，好哥哥，不要難為我老人家，是我不是，不曾煮的，待我明日起早些煮與我吃罷。」杭童怪嚷道：「甚麼難為？怎的就叫做難為？你還沒有見過難為哩。」屠氏見他叫嚷，連忙道：「不要嚷，不要嚷，待我如今就去煮與你吃，下鍋就是飯，打甚麼緊，莫要又淘閒氣。」杭童跳起來道：「淘甚麼閒氣！好老貨，好老骨頭，老不死，好個待你去煮，好自在性兒。誰叫你勒馬過橋，誰耐煩守你，守你煮出來時，倒好天亮，我只立刻要吃，若遲一些兒，叫你老不死看手段。」就將拳頭伸得多高，在他臉上一晃，氣得屠氏眼淚鼻涕的哭泣道：「我是越老越拙，將要入土的人，你只管作賤我怎的？還留我老性命，多服事你幾年，幫你掙個家當，娶房媳婦，你就慢慢享福。我雖一時服事不到，卻是你的母親，你怎左過來嚷，右過來罵？你日後也要生兒育女，那有個像你，只怕到你頭上，你又熬不得了。你不要欺心太過，我已年過六十，知道還有幾日在世上過活，你卻只管認真。」杭童惡恨恨的一聲道：「你道我欺心，說我作賤，左右是欺心作賤了。」猛向前兜臉一掌，將這老人家打了一個翻筋斗，杭童又趕去又是一腳，踢個滿地滾，連遺姑也跌在地上。屠氏跌得昏昏，扒得起來只是哭。杭童恃著酒力，罵個痛快，方才上牀，口中還喃喃的不住，直至睡熟才罷。屠氏畢竟是個老人家，耐事，悲悲戚戚哭上一會，領著遺姑也去睡。正是：

虎惡不吃兒，母慈不恨子。

說這杭童睡在牀上，忽見父親滿面怒氣，走來罵道：「你這不孝畜生！母親年老不想孝順，反百般忤逆，開口就罵，動手就打，怎麼母親都是你打罵得的？昨日灶君忿怒，出牘奏與上界，已遣雷部明日殛你。」說到此處，就嗚嗚哭道：「你這畜生！死不足惜，只是我家門不幸，生下你忤逆不孝，絕我宗嗣，我好恨也。」杭童聽罷，嚇得扯住父親哭道：「爹爹，孩兒罪本該死，但從今改過，望爹爹怎麼救得孩兒性命？」父親道：「這是天帝救命，誰能挽回，我怎麼救得你？」杭童害怕，只是扯著父親號哭求救。父親道：「我昨見觀音菩薩慈悲律上，有一款說道：『陽世忤逆不孝，必遭雷殛。』若父母心上不願兒死，摟兒懷中，兒跪地下，吮乳三下，雷神毋得施刑，當奏還赦旨，聊示儆戒，以待其改過自新。若父母心中不願兒生，則雷神速殛，毋得縱惡。你今既然改過，還須求你母親，方能救得。你謹記在心，毋得自誤，我去也。」杭童一把扯住道：「爹爹，你一向在那裡，怎今日才回來，連忙又要去？」父親哭道：「孩兒，你一點真性，果然昏迷殆盡。我已歸世，與你來訣冥司，目我在生無過，收我在善惡司掌刑。你母親亦是善人，不久亦有好處，你從今改心孝順他才是，我去也。」杭童又扯住道：「爹爹，既有好處，須帶孩兒同去，快活快活。」父親哭道：「這是你去不得。」將手一推而去。杭童大叫一聲，早已哭醒，卻是南柯一夢。

睜眼一看，已見母親在鍋上燒火煮飯，耳中聽得雞聲亂啼，暗自念道：「好笑，怎做這樣個沒搭煞的幻夢。」仔細想想夢中光景，又怕道：「從父親去世幾年，自不夢見一遭，偏是昨晚偶然罵了母親幾聲，打了一下，就做沒緣故的夢？卻也奇怪，莫要古怪，有些古怪麼？」遂一骨碌爬下牀來，開門看一看天色，見還有月色，萬里無雲，疏星幾點，東方漸漸發白。忽轉一念，自己失笑道：「我真好癡，母親不是今日才打過的，怎以前不見說有天雷，等到如今，才說甚麼雷殛？況這樣天色，那裡有雷？就有雷，不過是陰陽搏激之聲，那裡會當真打人？這夢也不過是酒氣衝心，神昏意亂，故此亂夢顛倒，豈不是狗屁胡說！」轉身進來，見母親手抱遺姑燒火，畢竟心虛，走去對母親說：「天色尚早，不須著忙，待我來煮飯。」屠氏想道：「他從來再不起早，只固睡著，怎以今日如此知禮，好將起來。想是悔恨昨晚兇兇，自不過意，故此回頭，這還有些良心。」遂應道：「飯已將熟，只是昨晚遺姑被你嚇了，身上有些熱氣，你先吃了飯出門去做生意，待我隨後安頓飯，同遺姑吃就是。你可先吃完好去做生意。」

不知此去生意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